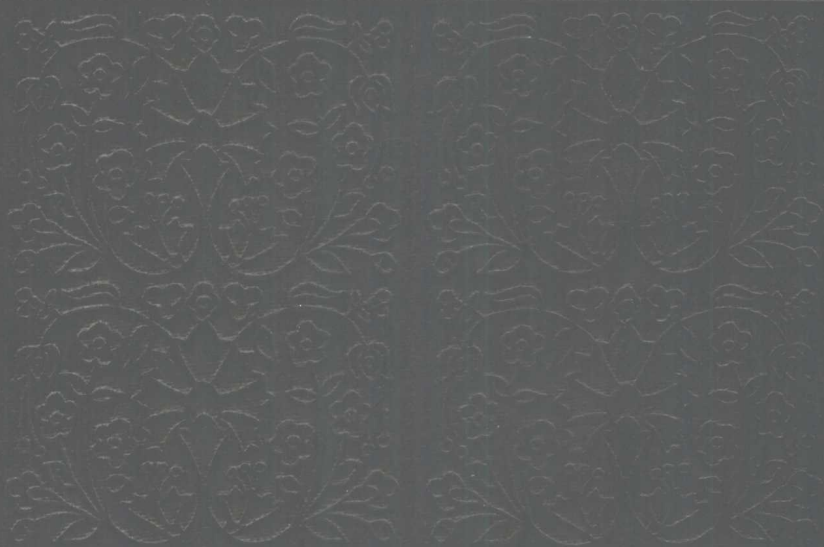


严学窘

民族研究文集

YAN XUE QUN

MINZUYANJIUWENJI



民族出版社

严学窘
民族研究文集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严学窘民族研究文集/严学窘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1996

ISBN 7-105-02709-6

I. 严... II. 严... III. 民族学—文集 IV. C91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7576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京林印刷厂海淀服务部微机照排 民族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¼ 字数:329 千字

印数:0001—200 册 定价:20.00 元

出版说明

长期以来,我国有许多专家学者在民族工作战线上从事民族科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他们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为发展这些学科的科学研究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国内外学术界都有较大的影响。

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学习和了解老一辈科学工作者在民族科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们陆续编辑出版他们个人的文集,希望这套文集的编辑出版能促进上述学科研究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这套文集是个人论文选编,不是全部论文汇集。所选论文力求体现老一辈科学工作者的学术水平。凡已出版的长篇专著均不收入。

这套文集中所收论文在编排上以写作或发表日期的先后为序。内容上不做重大修改,只在个别文字上做些订正。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有的还加了题解和注释。题解在各篇第一页下边,注释附在篇末。

1985.6.5

自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我们的民族精神获得了新的解放。长期窒息人们思想和行为的许多旧观念与旧体制受到了很大冲击。我也走出困境，力争夺回十年浩劫所耽误的美好时光，朝夕从事中国民族语言学的钻研和交流，藉以承先启后，促其发展与繁荣。十年所获，应四川巴蜀书社之约，编出学术论文《句稽集》。现又承民族出版社之约，再编本学术论文集，其中有论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和发展汉语学的重大问题，触及如何走向世界的反思与研讨。仅《小徐本说文反切之音系》一文是1943年在中山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的旧作，外间鲜有流传，近几年承海峡两岸同门索阅，现刊于此，请读者批评指正。再过十二年，就要跨进二十一世纪，在当前开拓与保守的搏斗中，盼望中国民族语言学的发展超越更高一层次。最后，感谢中南民族学院中文系硕士讲师舒志武同志承担抄编的繁重工作。

1988年12月



严 学 窘

目 录

小徐本说文反切之音系	
(1943年3月)	(1)
谈汉藏语系同源词和借词	
(1979年3月)	(58)
通向平等、团结的正道	
——写在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 以母语为教育工具的专家会议之后	
(1982年1月)	(73)
论古越族在现代汉语闽南方言中的投影	
(1982年6月)	(96)
朝着中国语言科学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前进	
——赴日参加国际语言学者会议和访问 日本语言科研单位的报告	
(1982年10月)	(110)
苗瑶汉语关系词的层次	
(1983年8月)	(123)
新的技术革命浪潮与汉语音韵学的探索	
(1984年6月)	(141)
论现代汉藏语系词素音位变换的作用	
(1984年6月)	(146)
论《说文》谐声阴·入互谐现象	
(1984年7月)	(153)
发展语言民族学	

(1984 年 12 月)	(175)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民族古文字学习班开学祝词	
(1985 年 7 月)	(181)
中国对比语言学浅说	
(1985 年 7 月)	(184)
方兴未艾的黄学	
——纪念黄侃先生诞生一百周年	
(1986 年 1 月)	(271)
中国的双语现象	
(1986 年 2 月)	(276)
新喻市方言词读音成分的层次性	
(1986 年 3 月)	(285)
试论古训的得失与取舍	
(1986 年 8 月)	(298)
周秦古音研究的进程和展望	
——《汉语上古音字表》前言	
(1986 年)	(339)
浅论有关古籍整理的问题	
——文史硕士研究生的基本功	
(1988 年 5 月)	(357)
原始汉语研究的方向	
(1988 年 6 月)	(369)
论楚族和楚语	
(1990 年 5 月)	(378)
附 录	
严学窘教授生平	(404)
作者主要著述目录	(406)

小徐本说文反切之音系*

(1943年3月)

一、导言

(一) 缘起

中华民国26年4月笔者在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六卷第一号发表的《大徐本说文反切的音系》曾云：“我们要想完成中国音韵沿革史，谁都知道先要把各时代音韵的实际情形弄清楚。”故笔者之研究计划，继为探求小徐本《说文》反切之音系。因为吾人之目的，须结集自来关于音韵之史料，作一番“专史式之整理”。藉以构成一个历史之系统。

许氏《说文》传本最古者只有徐铉的《说文解字》三十卷，徐锴的《说文系传》四十卷。徐铉徐锴世称大徐小徐，宋扬州广陵人。二徐著作为语文要籍，学者皆沿用之。二书虽俱本许氏，但各有长短，互有异同，两者得失，兹不置论。而彼此音读则各本不同，大徐用孙愐《唐韵》，小徐用朱翱反切。小徐《说文系传》卷一第一字下注云：

“当许慎时，未有反切，故言读若，此反切皆后人之所加，甚为疏朴，又多脱误，今皆新易之。”

今按此数语当出朱翱，可知小徐本《说文》反切皆经朱氏新易者，若据之以明当时比较标准之音读，或考其所根据者究属何种

* 本文写于1943年3月，曾在《国立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季刊》1943年第1卷第2期上刊出。

音系，实在是有趣而且必要之工作。宋魏了翁（1178—1237年）《渠阳杂钞》曰：

“系传四十卷，今行于世者，每说文解字一卷厘为二卷，共二十八卷，朱翱反切不用孙愐唐韵，通释部叙通论等十二卷，为许氏义疏，亦自有益。”（见谢启昆《小学考》卷十一，页十八）又王应麟《玉海》曰：

“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南唐徐锴楚金传释，朱翱反切，按锴通释一至三十，部叙三十一至三十二，通论三十三至三十五，祛妄三十六，类聚三十七，错综三十八，疑义三十九，系述四十，今亡第二十五卷。”（见《小学考》卷十一，页十八）

此宋人所获见之小徐本《说文》如此，下再略举近人之议论观之。王鸣盛《二徐本异同》云：“二徐同胞兄弟，自相师友，其本宜无不同。然亦有偶异者，不但反切也。”（见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各本异同》页三四二）

钱大昕《跋徐氏说文系传》云：

“大徐本用孙愐反切，此本则用朱翱反切，音与孙愐同而切字多异，孙用类隔者皆易以音和，翱与小徐同为秘书省校书郎，姓名之上，皆系以臣字，当亦南唐人也。第一字下注云，当许慎时，未有反切，故言读若，若此反切，皆后人所加，甚为疏朴，又多脱误，今皆新易之，此数语当出於翱，今系于臣锴注之下，似失之矣。”（见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页二二）

王念孙《说文统系图跋》云：

“朱翱之作反切，句中正葛湍王惟恭之同掌修校，皆不可不图者也。”（见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遗补》页二〇四）观此可知小徐本《说文》反切系朱翱所定，确无疑义，惟朱氏籍贯莫明，所据韵书亦不知何人所作，属于何种音系。王鸣盛《说文反切》云：

“徐锴系传反切则不用孙愐而用朱翱，翱不知为何许人，每

卷首与锴并列衔称臣，而锴在前，翱在后，且翱官亦系秘书省校书郎，则其为与锴同时同官同仕南唐无疑。然马令陆游《南唐书》皆无其人，即吴仕臣《十国春秋》亦无之。今以毛板说文反切与系传反切随手取一二卷校之多不同而或有相同者。……似朱近北音，孙近南音。”（见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说文声音》页三二八）

朱翱事迹既不得详，但其必与徐锴同时同官同仕南唐，即徐锴本传亦略而不详。王鸣盛《说文各本异同》云：

“马令南唐书锴传叙述历官事迹甚略，言其以开宝八年卒于金陵围城中，卒二踰月，南唐亡，不言解说文。陆游南唐书本传则云字楚金会稽人迁广陵，文词与兄铉齐名，常梦锡荐于烈祖，未及用，烈祖殂，元宗立起家秘书郎殷崇义诬奏贬乌江尉，岁馀召还，授右拾遗集贤殿直学士，忤权要，以秘书郎分司东都，元宗爱其才，复召为虞部员外郎。后主立，迁屯田郎中知制诰集贤殿学士，改官名，改右内史舍人宿直光政殿兼兵吏部选事。锴嗜读书，少精小学，所雠书尤审谛。开宝七年七月卒，年五十五，赠礼部侍郎，著说文通释。锴卒逾年，江南见讨，比国破，其遗文多散逸。今说文通释具存，卷首列衔文林郎守秘书省校书郎，若分司官，不得谓之守，然则此书乃锴初入官时作，其时锴年尚少，故陆云少精小学也。南唐自元宗中兴元年已去帝号，称国主，奉周正朔，入宋，奉宋正朔，至后主嗣位之十五年，宋太祖开宝八年十二月为宋所灭。陆书锴卒于七年七月，则下至唐亡尚一年半，而马书乃云卒于八年围城中，逾月唐亡大相抵牾，恐陆书为是，自南唐元宗初锴作通释，下至宋太宗雍熙二年锴兄铉始复校成定本上进，计相去约四十馀年。”（见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说文各本异同》页三四〇）

朱翱籍贯莫征，不免遗憾，幸其音切古实，可资研究，故特考之。

（二）征材

徐锴《说文系传》四十卷，成书在其兄之前，自宋传今，讹阙极多。卢文绍《与翁覃溪论说文系传书》云：

“初阅此书，以为不过字画间小小讹错，欲并为足下校出一本，以答厚意，今既不胜摘，则非仆之力所能任矣。浅陋之见，不敢目隐，冀足下恕我之狂也。”（见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补遗》页一五）至本书抄刻流传之大概情形，王献唐说文系传三家校语抉录论之甚详，今移录之，以实吾说：

“徐楚金说文系传四十卷，作于南唐后主之时，时为文林郎守秘书省校书郎，书内每称臣锴云云，当是奉勅之作，与大徐之校说文正同（读书敏求记以原书结衔，谓曾经进览，进览之书，不必于文内称臣，又据承培元等校勘记，楚金当时，即未脱稿，果未脱稿，即不能进览，故断为奉勅之作）。楚金卒于开宝七年七月，金陵正被宋兵围困，其实系传底稿，或藏秘书省内，南唐亡后，宋廷收入三馆（尤袤后跋，余暇日整比三馆乱书，得南唐徐楚金说文系传）。所谓三馆者，一昭文馆，一史馆，一集贤院，楚金原书，即藏集贤院内（苏子容跋，嘉祐中偏定集贤书籍，往见宋郑公，宋谓文字之学，今世罕传，说文之外，复得何书，以系传对）。传至宋乾道时，底本已断烂一半，不可卒读（见尤袤跋，又困学纪闻，载元本断烂，每行减去数字，与尤跋合，知尤在三馆所见，即楚金底本也）。今世流传之本，出于宋熙宁时之苏子容，（颂）苏本又出王圣美，当时已缺二十五、三十，共二卷（均见原书苏子容跋），其后叶梦得借录子容藏本（见石林燕语）。乾道时，尤袤复从叶氏假录，展转追写，流为汪祁诸刻之祖本。然在宋时，尤氏传录原书，已多讹舛（见尤跋），李巽岩蒐访岁久，仅得七八，阙卷误字，即无所是正（见五音韵谱序），又经后人增补改窜，益失其旧（承培元等校勘记，王藁友系传校录，均谓张次立增删，王又引五音韵谱序证之，今查李

序，绝不见其文，书内诚多次立增补之处，然所增补每目分别注明。又原阙二十五卷，今本以大徐所校说文补之，亦系后人增益，是否张氏所为，今颇难定，因凡次立所补，名上均加臣字，亦似是奉勅校定，其书当藏中秘，现在流传之本，则传自王苏叶元，非中秘本也，曷以亦有此文，且前后序跋，对比亦无原委可稽，不能概定为张次立也。钞写展转，错讹弥增，清代刻本凡三，一为乾隆壬寅，新安汪启淑刻本，其书出于四库（汪依四库校本付梓，见原书复跋），校以钞本数种，一为石门马岷山龙威秘书巾箱本，其书出于汪刻，而略加校订，一为道光己亥寿阳祁雋藻刻本（江苏书局及小学汇函均有翻本），其书出于影宋钞本，而益以宋槧残本，钞本出于毛氏汲古阁（见顾千里校本首页题语，叶德辉跋述古堂钞本，谓不知所书，殆未见此书，并未检及楹书隅录）。历经黄尧圃顾千里诸家鉴藏，残宋本出于汪氏艺芸书舍，艺芸之书，出黄氏士礼居，黄书又出明之赵宦光（每半页七行，行二十四字，小字双行，行二十二字，存十二卷，其叙目卷，题跋二页，为赵氏补抄，见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黄氏知见传本书目，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各书卷数数字，微有不同，兹依陆书著录，原本现藏铁琴铜剑楼），此本书抄刻流传之大较也，近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四部丛刊，其系传一种，系据南浔张石铭所藏述古堂之影宋写本，述古此书，见钱遵王读书敏求记，后归上海郁氏宜稼堂，再归揭阳丁氏持静斋，丁书散出，为张氏所得（详适园藏书志，及叶德辉后跋），故楚金此书由清迄今，共得刻本三种（翻本不在内），影本一种，汪马二本，谬误相传，祁本略较汪马为善（详原书祁序，及后附校勘记），商书影本，又与祁本各有长短（详叶德辉后跋），然以上数本，其出于苏王之原本虽同，而抄刻流传则分有两支，以述古本出于叶石林，残宋王四库本汪本，出于尤袤也。困学纪闻谓浙东所刻，得于石林叶氏，为苏魏公本，尤氏抄本，虽得自石林，而别有尤跋

在后，今汪本刻有尤跋，知其所据之四库本，出于尤氏，残宋本亦有尤跋（见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则残宋本亦必出于尤氏，皆非浙东所刻之本也，浙东本既出叶石林，则在尤本之前，不附尤跋，述古堂抄本，正无尤跋，知其所出，非浙东刻本，必为石林本矣。至汲古一本，后有尤跋与否，无从验知（祁本后有尤跋，系据残宋本付槧，不足凭），大约亦不外以上二本，当时写刻流传，各有讹夺，亦各有不同，惟第二十五卷，所补大徐本，其卷前结衔题名，述古本与汪马两本，仍题徐锴传释，朱翱反切两行，祁本系依汲古影宋钞本，结衔题名，只徐铉一行，与述古汪马不同，似是汲古别为一本，然汲古本经顾千里校订，或有更窜（详后），亦未必不是顾氏所改也（蒋凤藻云，陈氏带经堂宋嘉祐刻系传全本四十卷，后带往台湾，其书亦是带经书目，当是系传祖刻，今不知存佚，无从核对，为可恨耳）。至此书钞本，除汲古述古二本外，见于著录者，有吴山夫本（徐坚序言钞于诸相识中，未详所出），徐坚本（依吴本传录），朱竹君本（见王葦友校说文系传跋，其系传校录，但言藏本，不别钞刻），李方赤本（依朱本传录，见系传校录），郁陛宣本（见朱文藻系传考异序），朱文游本（同上），朱文藻本（依朱文游本传录），汪竹香本（见说文系传考异丁小正跋），程易田本（同上，依汪本传录），何庶堂本（同上，依程本传录），丁小正本（同上，依何本传录），翁覃溪本（同上，无篆文），沈匏尊本（同上，依翁本传录），海源阁本（见海源阁藏书目）。以上诸本，除海源阁本外，未见原书，无从定其源流，至海源阁本，去冬曾在杨氏家中，亲见其书，有朱笔校改，以无题记，不识出何人何本，时间仓猝，又不及细阅，未能断定其钞校流别也。由上所述，此书宋时既多阙讹，清代写刻诸本，即以祁刻之精，仍不免误夺，清儒校勘是书，其用力最勤，而书已刊行者，有朱文藻之说文系传考异（四库书目误为汪宪撰，道光瞿氏清吟阁刻本），王葦友说文系传校

录承培元等之校勘记（附祁刻本后，原书祁序，谓苗先麓获见顾本，益加订正遂以心得，别成一编付梓，似与承等之校勘记，并非一书，亦未见刻本）。未刻行者，有钱师慎之说文系传刊误（见书目答问），卢抱尊梁山舟合校本（见钱唐丁氏善本书室藏书志），朱竹君校本（王葦友校说文系传跋，谓假朱竹君家藏钞本校之，原本有题吴西林说，其不题者，盖即竹君先生说，证知朱本亦经竹君校过，惟据葦友别跋，所校仅止二卷），王怀祖校本（同上王跋，谓朱校有先引吴说，继以念孙按者，知怀祖先生亦有校本），沈匏尊校本（见说文系传考异丁小正跋）。若吾目验，尚有顾千里校本，桂未谷校本，王葦友校本三种。此见世人所不经见，桂王二氏，又为小学专家，精核详明，津逮来学。顾氏所校，亦或间出新解。初欲综合此录，汇为专书，后以桂王二书，字文繁伙，非短期可毕，乃先就三家校语，抉其精要者，著为此篇。若或皆以长期之心力，征得各家校本，合为一篇，再就影刻各本，及大徐说文韵会，并楚金以后之字书韵书，比对斟酌，著为断语，於以窥见系传之真面目，则更企予望之矣。”（见《诂林补遗》二三九页）

细审王氏之说，知今世流传之小徐本说文，系以祁刻本为最佳。叶德辉《四部丛刊本说文系传跋》云：

“南唐徐锴说文系传近世传本有三，一乾隆壬寅汪启淑刻本，一马氏龙威秘书巾箱刻本，一道光己亥祁雋藻刻本，汪马本行世已久，人虽知其谬误，恨无善本代之，乾嘉诸儒亦颇援引以校徐铉本，迨祁本出，人人知汪马之非，而益信祁本之足贵矣。”（见《说文解字诂林补遗》页一七）

本篇取材即以祁刻本为主，而参以汪宪之说文系传考异，王筠之系传校录，留夔等之系传校勘记，田吾韶之说文笺异等。惟祁刻本伪阙仍多，后人据大徐移补者亦复不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

“今相传仅有钞本，钱曾读书敏求记至论为驚人秘笈。然脱误特甚，卷末有熙宁中苏颂记云，旧阙二十五三十共二卷，俟别求补写。此本卷三十不阙，或续得之以补入，卷二十五则直录其兄铉所校之本，而去其新附之字。殆后人求其原书不获，因摭铉书以足之。犹之魏书佚天文志，以张太素书补之也。其余各部阙文，亦多取铉书窜入。考铉书用孙愐唐韵，而锴书则朝散大夫行秘书省校书郎朱翱别为反切。铉书称某某切，而锴书称反。今书内音切与铉书无异者，其训释亦必无异。其移掇之迹，显然可见，至示部窜入铉新附之桃袄祚三字，尤凿凿可证者。错编篇末，其文亦似未完。无可采补，则竟阙之矣。此书成于铉书之前，故铉书多引其说。”（见《小学考》卷十一，页二十三）

复次徐灏说文系传跋云：

“徐灏说文系传跋云，影钞宋本系传虽称足本，而书中有张次立按，屡引鼎臣之说，已非楚金原书。次立又依大徐本增多篆文，皆不为典要。如玉部增瑳篆，云，玉色鲜白。案许君玼训玉色鲜。酈风、周礼释文并云，玼或作瑳，又云玼音此，刘昌宗仓我反。是玼与瑳同。艸部增蕝篆，云，卷耳也。案许君蕝训毒草，苓训卷耳。蕝本与蕝同。苓卷耳与周南毛传、尔雅释草并同，则蕝非卷耳明矣。此皆许君所无而鼎臣增之。故读系传犹可见许君之意，今反为增补，无复旧观。又示部麤入大徐新附之襦桃袄祚等字，竹部麤入笑字；巾部麤入陶字之类，全载大徐本训释音切。又刘志骅希崔免由等字，小徐于疑义篇论之，并云，说文所无而今本心部有志，山部有崔，则又后人沾入。又小徐云，说文无希字，或疑稀从禾从爻从巾，希字从稀省，亦未审也，而禾部稀下云臣锴，案当言从禾从爻从巾云云，一人之说不应两歧，盖此书之钩钅析乱为不少矣。”（见《诂林序跋类》页二二三）

徐灏《说文答问》亦云：

“大徐小徐皆为许氏功臣，而传本互异，若冤若且若齯，鼎臣本无。若绿若滴楚金本又无。或部居移易，楚金臯次后，录次克前是也。或说灋阙佚，楚金羈寐等字是也。尤可异者，楚金通释云，说文无榛字，櫟即榛也，而榛在木部。疑义云，说文有灌摧无崖，疑崖之省，而崖系山部，此皆后人增改傅会传写遗脱，非其旧矣。盖尝考之系传，自尤延之李仁父王伯厚所见无完本，其二十五卷全阙，张次立以大徐补之，大徐新修十九文分载各部，当亦一手所补。他如盈如褱如羈皆依大徐本增入者。旧本内蒲厚歆次无嵬象等部皆阙，木部心部阙佚尤多，今本或一一完具论为驚人秘笈，核以鼎臣本及韵会，仍系后人补缀。何也？鼎臣用孙愐音，楚金则朱翱音，鼎臣与诸儒奉敕校，故云臣铉等案，楚金自著书，故止曰臣锴补者，依鼎臣并录孙音，又或改臣铉等案为臣锴等案，则昭然知其为采自大徐矣。其补以韵会者虽多，依朱音作为反语弥缝较工，然亦时或即用韵会音切，采掇之迹卒不可掩。昔陆俨山跋杨用修石鼓文音释云，若所从来果有的据，岂非千古之一快哉。若以补缀为奇，固不若阙疑之为愈也。究观此书，何以异是哉。”（见《诂林说文》总论页二四〇）

“且反切大徐皆言切，小徐皆言反，今小徐于示部忽言反忽言切，自乱其例。小徐书作在大徐未校说文之前相去甚久，故大徐多采小徐说，而小徐全书中从无臣铉云云，今此祚下臣铉云云，小徐本何以有之？……大凡书中重文俱为反切，今朱翱于繫字已言北行反，而重文字枋又注逋萌反，俨若别为一字。然则襦褌桃袄祚乃后人将大徐新附四字搀入正文而又擅加褌字……本部小徐系传比大徐校本约计所少几及百名，亦有小徐有而大徐无者，其同有之字多颠倒错乱，木部闲字小徐亦无，今姑以大徐为定，才部小徐在下卷初，今在此卷末，二十六卷衣部小徐叙次